

陳寅恪與紅樓夢

劉夢溪◎著

劉夢溪著
中央編譯出版社
二〇〇九年九月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陳寅恪與紅樓夢

劉夢溪◎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寅恪与红楼梦 / 刘梦溪著.

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06. 5

ISBN 7 - 80211 - 229 - X

I. 陈... II. 刘...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—文集 IV. I207.411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3459 号

陈寅恪与红楼梦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 话: (010)66509360 66509350(编辑部) (010)66509364(发行部)

h t t p://www.cctpbook.com

E m a i l: edit@cctpbook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: 330 千字

印 张: 29.75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6.00 元

题 记

本书之拟意,缘起于2000年,如今已过去五个年头,规模体制与当初设想已不尽相同。原以为除名书的《陈寅恪与红楼梦》是新知,余者均为旧雨。不料迁延时光的结果,又写出了新的篇章。一是《牡丹亭与红楼梦》,这是2004年6月为在台湾召开的“汤显祖与牡丹亭学术研讨会”准备的论文,题目得自文哲所华玮教授的启发,而与会则是许倬云先生的盛情相约。所以我这里要向许先生和华玮表示我的谢意。白先勇推动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演出并获得成功,是文化经典进入现代生活的范例,也是传统和现代双向阐释的一种破局。我虽不研究戏曲,爱好昆剧只是艺术欣赏的需要,但促使先勇先生行动的学术理念和文化精神,我完全能够了解并心意相通。

另一篇是《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故事的心理过程》,写作纲目系八十年代中期拟就,完稿则是新近的事,也可以说是为本书的出版特地写的文章。没有想到这篇研究爱情心理的文字,还有考证学方面的收获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四和六十七回,过去就曾有研究者怀疑是伪作,我通过对宝黛爱情心理和爱情话语变化过程的细致考察,可以断定怀疑论

者的结论正确无误。自第三十二回“诉肺腑”和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之后,宝黛的爱情关系已是情极而淡的爱情,见面已不需要说什么话,如同黛玉所说“你的话我早知道了”。第五十八回说两个人见面,只“些微谈了谈”,如此才是宝黛爱情故事的发展逻辑。也就是汤显祖《江中见月怀达公》诗所昭示的:“解到多情情尽处,月中无树影无波。”

然而第六十四回写黛玉因七月瓜果之节来临,自己在潇湘馆中祭奠亡父亡母,宝玉进来时,正在收拾陈设。书中说宝玉“见黛玉面向里歪着,病体恹恹,大有不胜之态”。这时——

紫鹃连忙说道:“宝二爷来了!”黛玉方慢慢的起来,含笑让座。宝玉道:“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?气色倒觉静些,只是为何又伤心了?”黛玉道:“可是你没了的说了,好好的我多早晚又伤心了?”宝玉笑道:“妹妹脸上现有泪痕,如何还哄我呢。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,凡事当各自宽解,不可过作无益之悲。”

整个描写完全不似宝黛此时应有的心理情态。黛玉竟然斥责宝玉“可是你没了的说了”,以此回应宝玉的问候。宝玉也变成了一个生硬的说教者。曹雪芹断然不是这样的写法。至于第六十七回,宝钗把薛蟠从南方带来的笔墨纸砚和扇子、香袋、泥人等土仪,分送给黛玉一份,黛玉触物伤情,引起家乡之念。宝玉走来劝解,对紫鹃说:“你们姑娘的缘故想来不为别的,必是宝姑娘送来的东西少,所以生气伤心。妹妹你放心,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,与你多多的带两船来,省得你淌眼抹泪的。”更不是宝玉应有的口气!对紫鹃说“你们姑娘”,已属不伦,又说

II

黛玉“淌眼抹泪”，尤不雅驯。而黛玉隔了一会儿对宝玉说：“你不用在这里混搅了。”语言更加粗俗不堪。

人物心理过程的演变是有阶段性的，什么阶段有什么样的语言符号特征，这是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所使然，作家自己亦不能完全预设。《红楼梦》描写的宝黛爱情心理过程，从开始的一见如故、言和意顺，到青春萌动、悱恻缠绵，再到大吵大闹、死去活来，然后经过诉肺腑两情相照，而归于平淡。第六十四、六十七回那样的过火而粗陋的文笔，完全违背人物的性格逻辑和爱情的心理过程，因此不大可能是曹雪芹的原作，而是后来别的作手所拟补。此一结论实属意外，特在此拈出质之高明。

丙戌春日题于京东寓所

目 录

题 记	I - III
第一篇 陈寅恪与《红楼梦》	I
第二篇 曹雪芹和他的文学世界	30
第三篇 《红楼梦》的创作缘起	71
一 曹雪芹时代的历史大势	71
二 《红楼梦》产生的思想文化环境	74
三 作家的不寻常的经历	83
四 饱含血泪的创作	98
第四篇 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与《堂吉诃德》卷首比较研究	105
一 借别人的嘴巴讲自己的话	105

二 摹仿真实的文学主张.....	108
三 “骑士小说”和“才子佳人小说”	109
四 异地相契和易时而通.....	112
第五篇 《红楼梦》前五回在全书结构上的意义	116
一 现实主义——曹雪芹结构艺术的纲领.....	117
二 “说起根由虽近荒唐,细谳则深有趣味”	121
三 整个悲剧的一个插曲.....	126
四 典型环境.....	129
五 “目注此处,却不便写,却去远远处发来”	131
六 “护官符”的作用	134
七 梦中之梦.....	137
八 结语.....	141
第六篇 《红楼梦》早期抄本的回前诗和回末诗对	143
上篇 回前诗研究.....	145
一 回前诗在各早期抄本中的分布情况.....	145
二 回前诗的内容和作者问题.....	152
三 上篇结语.....	163
中篇 回末诗对研究.....	165
一 回末诗对在各早期抄本中的分布情况.....	169
二 回末诗对的内容和作者问题.....	177
三 中篇结语.....	178

下篇 综论《红楼梦》每回的开头和结尾	178
一 《红楼梦》早期抄本每回的开头和结尾概观	184
二 由每回开头和结尾的形式谈到《红楼梦》的创作过程 ...	192
三 下篇结语	194
 第七篇 有关《红楼梦》版本的几个问题	194
一 为什么发生版本问题	197
二 早期抄本和脂砚斋	202
三 从抄本到刻本	208
 第八篇 论甲戌本《石头记》的“凡例”	208
一 “凡例”的内容和抄写款式	208
二 “凡例”的作者绝不是曹雪芹	211
三 所谓“凡例”曹撰三论据质疑	214
四 “凡例”是怎样形成的	219
五 由“凡例”谈到甲戌本的年代	222
 第九篇 论晴雯	228
一 问题的提起	228
二 晴雯的社会地位	230
三 晴雯的思想倾向	237
四 晴雯和袭人	244
五 晴雯和宝玉	250

六 晴雯和小丫头	258
第十篇 《红楼梦》里的管理思想	267
一 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	267
二 大观园的新经济政策	272
三 理念与实践之间	276
四 管理效果评估	272
第十一篇 秦可卿之死和曹雪芹的著作权	287
一 小 引	287
二 宝玉的年龄与秦可卿死的时间	289
三 贾蓉没有续弦吗	298
四 秦可卿死于“赏中秋”晚上质疑	303
五 赘 语	310
第十二篇 王昆仑与《红楼梦人物论》	312
一 历史仿佛兜了一个圆圈	312
二 初版《人物论》写作的一些情况	315
三 在对比中研究人物	317
四 重视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	321
五 对人物性格的独特理解	325
六 人物形象与创作思想	329

第十三篇 茅盾与红学.....	336
第十四篇 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故事的心理过程.....	348
第十五篇 《牡丹亭》与《红楼梦》	449
跋 尾.....	463
跋尾二.....	464

第一篇 陈寅恪与《红楼梦》

中国现代学者,很少有不注意《红楼梦》其书的,陈寅恪也不例外。早在青少年时期,他就关注《红楼梦》,同时也关注晚清以还很走红的红学一科。

说来此事还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。他的伯舅俞明震,字恪士,晚清翰林俞文葆的公子,能诗,有胆略,重情义,与寅恪父尊散原老人不仅是姻亲关系,性分上也极相投。寅恪少年时期住在南京,与俞家比邻而居,自然受其影响。直到晚年他还特别回忆起这段往事:“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。是时海内尚称义安,而识者知其将变。寅恪虽年在童幼,然亦有所感触,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,以释幽忧之思。伯舅山阴俞斛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。两家衡宇相望,往来便近。俞先生藏书不富,而颇有精本。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抄八十回石头记,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,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。”^①此可

^① 《柳如是别传》第一章“缘起”,上册第2至3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
见寅恪先生阅读《红楼》之早,且看的是善本。而红学闻人俞平伯,很早以前就与寅恪先生结下了文字因缘。说来也巧,俞平伯的研究《红楼梦》,与戚本也有直接的关系。学者中俞先生是最早称引戚序本《石头记》的^①,而且曾对戚本和脂评庚辰本、己卯本、甲戌本,以及甲辰本、程高本等作过文字上的比堪^②。

—

一九二八年寅恪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同在北京,寅恪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,俞平伯原执教燕大,这一年的十月也来到清华,在大学部中文系担任讲席。当时寅恪先生正在研究韦庄的《秦妇吟》,故请平伯先生以小楷抄录《秦妇吟》长卷,并注明流传本文字的异同。俞并写有跋语:

余与寅恪倾盖相逢,忘言夙契。同四海以漂流,念一身之憔悴,所谓去日苦多,来日大难,学道无成,忧生益甚,斯信楚囚对泣之言,

① 俞平伯 1921 年与顾颉刚通信讨论《红楼梦》,第二封信就提到了戚序本:“我想有正书局抄本《石头记》,八十回后无文无目,却是原书真面目。”这里所说有正书局抄本,就是戚蓼生序本。参见《俞平伯论红楼梦》第 6 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。

② 俞平伯整理校勘的《红楼梦八十回校本》,就是以有正本做底本的。看他的解释:“用它做底本,却为事实所限,一则由于易得,便于丹黄涂抹;二则它也最完整。”参见《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》,《俞平伯论红楼梦》第 893 页。

然不自病其惑也。今岁丁香开后，嘱写此篇。明知字迹尘下，无以塞命，惟念古今来不乏鸿篇巨制，流布词场，而寅恪兄乃独有取于此，且有取于稚弱之笔法，则其意故在牝牡骀黄之间也。中和癸卯后千有四十五年岁次戊辰春三月俞平伯写跋于北京^①。

《秦妇吟》是寅恪先生生平最重视的一篇作品，曾前后三次校笺，每次均有所增补。第一次在一九三六年，题目是《读秦妇吟》（后改为《秦妇吟校笺》）；第二次在一九五〇年，题目作《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》；第三次是最后之定稿本，题目作《韦庄秦妇吟校笺》，收入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文集本《寒柳堂集》。请俞平伯书写长卷，可使我们追溯先生对韦庄此作发生特殊兴趣的初始之期，以及当时的理解。所以第一次校笺之时，寅恪先生提及：“戊辰之春，俞铭衡君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，张于屋壁。八年以来，课业余暇，偶一讽咏，辄若不解，虽于一二字句稍有所校释，然皆琐细无关宏旨。”^②那么“宏旨”何在？就在于：“端己之诗，流行一世，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，适触新朝宫阙之隐情。所以讳莫如深，志希免祸，以生平之杰构，古今之至文，而竟垂诫子孙，禁其传布者，其故倪在斯欤？倪在斯欤？”^③实际上平伯对陈之寓意已微有所知，故前面跋语写得非常含蓄，只是说“其意故在牝牡骀黄之间也”。

① 参见蒋大枢撰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（增订本）第69至7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。

②③ 分别见陈著《韦庄秦妇吟校笺》，《寒柳堂集》第112、125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
同是一九二八年这一年,陈寅恪也为俞平伯先生做了一件值得一书的事,就是应平伯之请,为平伯的曾祖父俞曲园的《病中呓语》写了一篇跋语,时间也是在“春三月”^①。经学大师俞樾(曲园为其号)的《呓语》作于晚清庚子、辛丑(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)之间,共九章,对后来家国政局的事变颇多预见性,因而为士林所传诵。寅恪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,因此在跋语中申而论之道:“人事有初中后三际(借用摩尼教语),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。其演嬗先后之间,即不为确定之因果,亦必生相互之关系。故以观空者而观时,天下人事之变,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。既为当然,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。”^②又说:“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,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,湛思而通识之人,值其气机触会,探演微隐以示来者,宜所多言中,复何奇之有焉!”^③真可以说,知俞樾者寅恪也。跋文还提到与俞平伯的思想交往:“尝与平伯言:‘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,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,其所遭遇,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,至第七首所言,则藐不可期,未能留命以相待,亦姑诵之玩之,比诸遥望海上神山,虽不可即,但知来日尚有一境者,未始不可以少抒忧生之念。然而其用心苦矣。’”^④还说:“此诗末首曰:‘略将数语示儿曹。’然则今日平伯之录之诂之者,似亦

①②③④ 均见陈寅恪《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》,《寒柳堂集》第146至147页。寅恪先生语及的《病中呓语》第二首、第六首、第七首分别为:“无端横议起平民,从此人间事事新。三五纲常收拾起,大家齐作自由人。”“几家玉帛几家戎,又是春秋战国风。太息斯时无管仲,茫茫杀气几时终。”“触斗相争年复年,天心仁爱亦垂怜。六龙一出乾坤定,八百诸侯拜殿前。”

为当时所预知。此殆所谓人事之当然而非偶然者欤？”可见陈、俞二人的文字因缘并思想之默契，固有存于文字及话语之外者。

所以当一九五四年俞平伯与胡适一起遭受诬枉之灾，谨慎如寅恪先生也禁不住要为他的老友一辩。这就是写于同年的七律《无题》：

世人欲杀一轩渠，弄墨然脂作计疏。
獬子吠声情可悯，狙公赋芋意何居。
早宗小雅能谈梦，未觅名山便著书。
回首卅年题尾在，处身夷惠泣枯鱼^①。

研究者有的认为“轩渠”指胡适，实则此典更适合俞平伯的身份特点。《后汉书·蓟子训传》载：“儿识父母，轩渠笑悦，欲往就之。”^②俞平伯一九四九年以后对新的政权是认同的，而且似乎焕发了致力于学术的积极性，写作与研究格外勤奋。《红楼梦简论》《读红楼梦随笔》等都成稿于那一时期。轩渠欲就父母怀抱的小儿情态，颇似俞平伯对新政权所采取的亲近态度。

诗的最后两句有小注：“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‘处身于不夷不惠

① 《陈寅恪诗集》第88至89页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。

② 《后汉书·蓟子训传》：“尝抱郑家婴儿，故失手坠地而死，其父母惊号怨痛，不可忍闻，而子训唯谢以过误，终无他说，遂埋藏之。后月余，子训乃抱儿归焉。父母大恐，曰：‘死生异路，虽思吾儿，乞不用复见也。’儿识父母，轩渠笑悦，欲往就之，母不觉揽取，乃实儿也。”参见中华书局校点本《后汉书》第十册，第2745页。

之间’。”俞樾室名“春在堂”，所著书称“春在堂全书”，因此“春在翁”自是指俞曲园无疑，可证此诗的具体所指为俞平伯。当然三、四两句，如说也将胡适之包括在内，同样解释得通。第三句“獬子”后有注：“太真外传有康国獬子之记载，即今外人所谓‘北京狗’，吾国人则呼之为‘哈巴狗’。元微之梦游春诗‘娇娃睡犹怒’与春晓绝句之‘娃儿撼起钟声动’皆指此物，梦游春之‘娃’乃‘娃’字之误，浅人所妄改者也。”^①寅恪对批俞以及批胡适之的不满，溢于言表，甚至用了责骂挖苦的词语。五、六句“早宗小雅能谈梦，未觅名山便著书”，也是指俞平伯年轻的时候就发表诗作及研究《红楼梦》^②，当时还很幼稚，并没想到传之后世。尤可见批俞是以强凌弱，实不应该。试想，以平伯先生善良纯真之才性，也逃不脱遭受大规模批判的命运，岂不是“世人欲杀一轩渠”吗？

二

陈寅恪与吴宓的友谊，已为世人所共知。但他们友谊之初建，却和《红楼梦》不无关系。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邀请，以《红楼梦新谈》为题，讲析《红楼梦》其书；陈寅恪当时也在

-
- ① 陈著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第四章“艳诗及悼亡诗”，释证“娃儿”、“獬子”及“娇娃”和“娇娃”甚详，可参看该书第91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 - ② 俞平伯的《红楼梦辨》写于1921年，当时只有22岁；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，也只24岁。而开始发表新诗，在1918年，才19岁。参见孙玉蓉编著的《俞平伯年谱》，《俞平伯全集》第十卷，第434至453页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。